

去柏林駐村， 不會讓你寫出 柏林的作品

訪作家王聰威

- | 作家駐村：
移地的創造力
- | Writer-in-Residence:
The Creativity in
Mobility

Tsung-wei Wang's Writer-in-Residence in Berlin

文字：羅健宏（特約撰述）
圖片：文化部駐德文化組、文化部

在外國駐村對於寫作的幫助是什麼？是怎麼樣的動力，讓作家願意前往陌生國度待上數十天至數個月？作家王聰威稱，答案取決於一個人的性格和經歷，表示勇於冒險且旅行經驗豐富的人，或許不會也不見得需要駐村。但不喜歡長途旅行，而且少有出走異國念頭的他，前往國外駐村，是認識這個國家，實地觀察感受當地生活的好機會。

自 2009 年臺灣與德國柏林文學學會（Literarisches Colloquium Berlin）簽署臺德文學交流合作備忘錄以來，文化部每年邀請 3 位作家前往當地，進行為期一個月的駐村寫作。11 年下來，陸續邀請如夏曼·藍波安、吳明益、郝譽翔、巴代、羅毓嘉、李屏瑤、黃麗群等作家。作家，同時也是聯合文學的總編輯王聰威於 2019 年獲邀，與孫梓評、楊佳嫻一同在 2020 年前往。

由於遇上新冠肺炎疫情，王聰威表示，抵達柏林時，德國政府正開始積極防堵疫情，使得行程只能配合政策，採取滾動式的調整。他直說，「我的駐村經驗完全獨特，跟所有作家不一樣。」不光是時間縮短至 3 週、預定舉辦的中文朗讀會取消，就連當地的博物館、圖書館等公共設施也沒逛成。絕大多數的時間，就在駐村地點柏林文學學會和小鎮上度過。

柏林文學學會位於柏林西側的萬湖（Wannsee），是著名的渡假勝地，學會由德國作家 Walter Höllerer 於 1963 年所設立，建築建於 1885 年，以促進在地的文學發展和國際交流為目標，除不定期舉辦文學推廣活動，並邀請德國及外國作家、譯者造訪，進行短期交流。王聰威說，駐村期間，柏林文學學會提供基本住宿和早餐，一樓交誼廳設有廚房，可以在此料理午晚餐。笑稱，「真的很像是民宿。」



一樓的交誼廳可以和一同駐村的作家、譯者交流。（圖片：文化部駐德文化組）。

要說柏林文學學會最特別的地方，王聰威認為是場所營造的生活感。「在那裡可以自己煮飯、跟其他外國作家自由交際，還有個週末開放的酒吧。」因為沒有要求要完成任何作品，駐村一個月，他沒有特別安排創作進度。平常閱讀跟寫作之餘，會騎著十多分鐘的單車，到鎮上的超市採買物資，沿途也留意是否有特別吸引他目光的小店。「原本有想要煮飯，但來了就應該要吃當地的料理，甚至是一些奇怪的食物。」王聰威如此強調。

坦言比起透過駐村認識外國作家，了解當地的出版環境，作為一個寫作者，更重要的事情是去認識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。他說，「如果說駐村會對我產生任何影響，是到那個地方做了一些喜歡的事情，從中獲得的自身經驗。」雖然你有機會在駐村期間跟其他作家變成好友，卻跟寫作沒有太多的關係，「反而是看了些東西，甚至跟文學無關的人說話、相處，對於寫作是更有啟發的。」

回國後王聰威在自由時報副刊發表〈快點，陽光會不見。〉，將駐村期間與旅居柏林的作家許育華，一同造訪柏林苦艾酒吧「Absinth Depot Berlin」寫成一篇旅遊散文。文中提及首次造訪苦艾酒吧的驚奇，也對照當下的歡愉，和柏林山雨欲來的新冠肺炎疫情。「我喜歡去很生活的地方。」像是只有在地人才會去吃的餐廳、酒吧，甚至是請在地朋友帶路，「當地人知道我是專程去這些地方，都會很驚訝。而且在交流過程中，往往可以聊到很多事情。」



柏林文學學會就在萬湖旁，環境相當宜人。(圖片：文化部駐德文化組)。



柏林文學學會提供給作家的房間(圖片：文化部駐德文化組)。



特別是飲食帶來的啟發，「你可以從裡面觀察到很多東西。」包含料理的處理和呈現，「在最小的空間和時間，體會到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情。」王聰威笑說，大概少有作家聊駐村的事情是談自己吃了什麼、買了什麼，還有兩天喝一瓶麗絲玲白酒的個人心得，但這些都會變成他創作的養分，「雖然不確定會在哪個作品中出現，這些經驗一定會寫出來。」他強調，縱使不喜歡長途旅行，只要到達目的地，就會努力去找能開啟視野、感到樂趣的事情。

或許駐村單位總希望能創造一處讓作家盡心寫作的地方，「但你的作品不會出現在那裡。我沒有聽過你在駐村時寫出一本小說的。」王聰威直言，「作家駐村然後在當地寫出東西來，是對作家樣態的幻想。」回到熟悉甚至無聊的地方才有動力下筆，可能才是一個作家產出文字最實際的情況。「去柏林不會讓你寫出柏林的作品。」他主張，「但當地的氛圍會影響你很多，至少對我來講，你的心會往那裡推一點點，是不一樣的。」

想寫出好作品的作家，外國駐村並不是必要的選項。若是對柏林已經熟門熟路的作家，也未必要在此地待上一個月。王聰威認為，有駐村機會對作家敲門，就算是很短的時間也沒關係。而對駐村的單位有何建議，他不假思索地說，「當然是越自由越好。」

